

李白《忆秦娥》与铜人东徙事

王 木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这首被宋黄升誉为“百代词曲之祖”之一的《忆秦娥》词，相传为李白所作。对它的解释，现代大约可以分成迥然不同的两派：一派倡闺怨说，认为它写的是一个秦地女子怀念远行的丈夫的哀怨之情；另一派则倡怀古说，认为此词“伤今怀古，托兴深远”。不过，无论哪派，都似乎未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此词。

其实，对于这首词，前人已有不少评论，如清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两阙，足抵少陵《秋兴》八首。想其情境，殆作于明皇西幸后乎？”又云：“太白《菩萨蛮》、《忆秦娥》，张志和《渔歌子》，两家一忧一乐，归趣难名。或灵均《思美人》、《哀郢》，庄叟‘濠上’近之耳。”既然刘老先生将此词与杜、屈的伤时之作相提并论，显然他认为两者是同属一类的。何况，他还特地指出：“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近人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则说得更干脆、明确：“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毫无疑问，王先生是明白无误地将此词誉为登临怀古之冠的！另外，吴能和等的《唐宋诗词探胜》中，引有这么一段

话：“明王蒙画《忆秦娥》词意图跋：‘余观《邵氏闻见录》，宋南渡后，汴京故老呼妓于废圃中饮，歌太白《秦楼月》一阙，坐中皆悲感莫能仰视。良由此词乃北方怀古，故遗老易垂泣也。’”（《铁网珊瑚》卷三）所引跋文，不仅直截了当地称此词为“北方怀古”，而且对其文情和声情也作了准确的描述。由此可见，不少前人对此词的理解是一致的。那么，又为什么会出现歧见呢？我以为那主要是上引各家均未对其论点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之故。

为了弄清此词究竟是闺怨词，还是登临怀古^①之作？我们不妨按上引资料所启迪的思路，用一种全新的观点来逐句分析此词，并从中找出问题的答案。

上片第一整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用的是一个典故。典出《列仙传》上：“箫史者，秦穆公时人，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风鸣。居数年，吹似风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风台，夫妇止其上，一旦皆随凤凰飞去。”关于这点，各家并无歧见。但具体到这里用此典故含义时，除社科院文研所《唐宋词选》认为“这里化用弄玉典故，暗寓这个女子有过一段象萧（按应为‘箫’之误）史、弄玉那样的美满生活。”外，似未见其它更明确的解释。至于这整句的讲法，该书作：“以上两句

说，秦娥半夜梦醒，听到箫声，见到月光。写箫声呜咽，月明如水，正衬托出秦娥心境的凄苦和孤寂。”这种解释在闺怨说派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但却大有可商榷之处。

我们先说“梦断”，遍检现代出的各种词选，均一致解作“梦醒”。查近人张相《诗词曲语辞汇解》卷三，知“断，犹尽也，煞也，极也，住也。”因此，解“梦断”为“梦住”、“梦尽”（“尽”取“完”义）、“梦煞”（“煞”取“住”义），即“梦醒”，并不算错，但词中不少的“梦断”，则更宜或只能解释为“梦尽”、“梦煞”（“尽”、“煞”均取“极”义）。“梦极”译成白话，就是“做尽了梦”或“做遍了梦”之意。本句即宜用此解释。其次，“秦娥梦断秦楼月”句中的“秦娥”，是实指，即前引典故中的弄玉绝非京城或秦地女子的美称（这是由于错解“霸陵伤别”句而误的，说详后）；且“秦娥”并非主语，而是“梦断”的宾语。这句说的也不是秦娥梦醒后的所见所闻或所忆，而是作者（或云别人亦可）想做梦寻她。也就是说，这一句并非主、谓、宾语依次排列的典型单句，而是一个无主复句“梦断秦娥，唯有秦楼月”的倒省写。因此，所谓的“秦地女子”“京城女子”这个主人公在此词中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完全是后人杜撰的。至于箫声，则只是整首词的引子，是兴而已。正因为这悲凉的箫声，才引起了作者（绝非“秦地或京城女子”）的联翩遐想。当然，首先想到的便是与箫声关系极为密切的秦娥典故，所以下面的“秦娥”句便自然而至了。故此句便可以串讲为：“悲凉的箫声，使人想起了善于吹箫而后来又跨风仙去的秦娥。但是，现在那怕是做遍了梦，也无法再见到她了；唯一可见的只是那曾经目睹其乘风而去、至今仍永照秦楼的明月。”

第二整句“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特别是“霸陵伤别”一句，则是正确理解此词的关键所在。“霸陵”，在陕西省西安市东，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其附近有“灞桥”，是汉、唐时长安人送客东行时折柳赠别之地。这两点可以说是习诗词的人们尽知的常识。由于人们在释义时都不约而同地着眼于折柳赠别，所以使持登临怀古说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不能自圆其说；相反却给持闺怨说者以有力的支持。又由于折柳赠别这种解释得到公认，故有的版本竟干脆将词中的“霸陵伤别”改成了“灞桥伤别”，以切上句的“年年柳色”。其实，这纯属妄改。“霸陵”一词不仅绝对不能改成“灞桥”，而且持登临怀古说者所遇到的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也不难排除，因为“霸陵伤别”根本就不是指的折柳赠别。为什么呢？原来当人们在津津乐道灞桥折柳赠别这一常识的时候，却完全忽略了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霸陵”不仅是陵墓名，而且也是古县名！请看新版三卷本《辞海》“霸陵”条：“古县名，本芷阳县，汉文帝九年（公元前171年）于此筑霸陵，并改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北，文帝卒后葬此。三国魏改名名霸城，北周建德三年（公元573年）废。”正因为霸陵即霸城，所以此剧中的“霸陵伤别”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伤别，而是包含有沉痛的亡国之思的伤别，指的是魏明帝东徙于原立于汉建章宫的那被人们视作汉帝国象征的仙人掌、承露盘一事，即指仙人掌、承露盘伤别于汉宫！汉武帝因好神仙之术，认为甘露掺和玉屑饮后可以延年益寿，便命人用铜做来立于建章宫以专门承接甘露的一套设备叫承露盘。《汉书·郊祀志上》中，颜师古注引《三辅故事》云：“建章宫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后人便称此物为“捧露仙人”、

“铜人”、“铜仙”、“金人”等。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序》曰：“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按九年误。如从《唐诗选》注，则当为五年；如从清王琦注，则为元年），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潜然而泪下。”后来，“铜人”就被“装车送往魏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又据《三国志·魏志·明帝纪》中，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云：“帝徙盘，盘拆，声闻数十里。金狄（按即“铜人”）或泣，因留霸城。”（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霸陵”如作县名解，那就是“霸城”，所以从上引裴注可知“霸陵伤别”毫无疑问地等于“霸城伤别”，其义即指“铜人”伤别于汉宫！至于这一整句中的“年年柳色”句，实在也并非点明时间是春天，只不过是“年年生长的垂柳”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此处用“年年”，用“柳色”，而不用“青青”、“垂柳”之类的词，则当是表明其虽经岁月和荣枯的变换，却仍与月一样永存和具有充当“铜人”东徙事件的见证者资格之意。因此，这一整句也就应串讲为：“永照秦楼的明月和霸陵附近年年生长的垂柳，都曾目睹过多少象‘铜人’东徙这样惨痛的离别事啊！”这里还需指出：“秦娥”和“铜人”两个典故并举亦非始自此词，而是出自初唐卢照邻《长安古意》一诗。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此词从“秦娥”典引出“铜人”典，是用月来作过渡的。由于月不仅是秦娥在世和“铜人”在汉宫时朝夕相见之物，而且更是秦娥成仙和“铜人”被强徙于魏这两件事的唯一永存的见证者，所以从永照秦楼的明月联想到“铜人”东徙事，便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我们既然弄清了“霸陵伤别”的真实含义，那么下片的解释也就很容易了。但因下

片是集中抒发作者怀古伤今感慨的段落，几乎每一句都包含两层以上的意思，故不宜仅照字面作泛泛的串讲，而应逐句地探求作者的原意或其客观表现出来的含义。

下片首句“乐游原上清秋节”，并非词人在赞美清爽的秋天使长安城南可作登高远眺的游览胜地乐游原变得更加令人神往，也不是在“摹写当年极盛之时与地”，而是作者触景生情之句。当作者“看”到由于秋天使乐游原变得更加宜于游览而招致游人麇集的现象后，便先以“清秋节”来为后面的“西风残照”作一伏笔，同时也点明“铜人”东徙的时间，更在对比之下慨叹今人不明千古兴废事反而一味寻欢作乐之可悲。第二句“咸阳古道音尘绝”，紧承上句而来，重点抒发对“铜人”东徙一去不复返的感慨，但立意与上句并不相同。其深远含义，可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的“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句的立意来阐述（至于究竟是谁袭用了谁的句意？由于此词作者未定，故姑且置之不论）。而这几句李诗立意，清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二中是这么说的：“本是铜人离却汉宫花木而去，却以衰兰送客为词，盖反言之。又铜人本无知觉，因迁徙而潜然泪下，是无情者变为有情，况本有情者乎？长吉以‘天若有情天亦老’，反衬出之，则有情之物见铜仙下泪，其情更何如耶？至于既出宫门，所携而俱往者，惟盘而已，所随行而见者，惟月而已。因情绪之荒凉，而月色亦觉为之荒凉。及乎离渭城渐远，则渭水波声亦渐不闻。一路情景，更不堪言矣。”据此，这一整句便可串讲作：“清爽的秋天，乐游原是游览的好地方。在乐游原寻欢作乐的人们啊，你们可明白千古兴废事吗？你们难道不知道曾被人们视作汉帝国象征的‘铜人’，就是在这样宜人

的秋天被灭汉者从‘咸阳古道’掠往魏都，并从此就音讯杳无的事吗？”

末一整句“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是点题之句，也是闺怨说派根本无法讲通的一句。③“音尘绝”一句，并非简单地依律重复上句的末三字，也不如《唐宋词选》所说的这种重复仅仅是“在结构上起过渡作用，在格律上起连锁作用”而已。它同上阙“秦楼月”的重复一样，无论其作用或含义都是上下两句迥然有别的。这里上句的“音尘绝”是重在“铜人”，而这句则重在汉代霸业，即它主要是在借“铜人”东徙后便杳如黄鹤一事来感叹汉代数百年霸业已无迹可寻了。末两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是紧承“音尘绝”而来的点题之笔。它占取了汉代数百年霸业现在剩下的唯一踪迹，就只是这秋风里、残阳下的帝王陵墓这一眼前的事实，来充分地表达出词人对千古兴亡盛衰喟然长叹。此二句表面虽是写景，而实际上却将词人的今昔之感全寓其中，从而成功地塑造了一种气象廓大、气魄雄伟、情感深沉的境界。而且残阳下的汉代陵墓亦与句首月下的秦楼遥相呼应，因为汉陵与秦楼的主人汉代帝王和秦娥，虽然都具有已经永逝的共同点，但一个作古，一个成仙，这就形成了一种极强烈的对比，而使此词的艺术结构更臻完整、紧凑，不仅对气氛渲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且更使词人的浩叹变得特别摄人肺腑。末整句，似乎可勉强串讲为：“汉代数百年霸业早已

(上接85页) 他又把这一点强调得过分了，甚至认为，一部哲学史就是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史，是帮助社会加强压抑的保守派哲学家和要求社会放松管制的自由派哲学家之间的斗争史，这就否定了哲学发展的自身规律，降低了哲学的地位。

由此可见，这两种哲学史观各有长短，而一种哲学史观的短处恰好是另一种的长

无迹可寻，现在可供人们凭吊的就唯有这西风里、残阳下的帝王陵墓了。”

最后，应该特别强调：此词表现出来的整个情调，是与绝大多数登临怀古之作相一致的：它们都是在借古喻今、怀古伤今！此词实际上是在以汉喻唐，而“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便“是走向没落的唐帝国的最好写照”！④也与《唐宋词选》对末两句的评价相一致。这大概就是刘熙载老先生提出此词“殆作于明皇西幸后乎”的揣测的原因吧？

综观上述，可知前引刘熙载等前人的见解是完全正确。李白《忆秦娥》词绝非闺怨词，而是一首道地的登临怀古之作！也的确堪配王国维先生“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的佳赞！

注释

①这里说的“登临怀古”，只是一个类别上的概念，并非说此词的作者真的登临于某山某地。但全词中长安景物纵横交错，确也具有一种居高临下之概。如仅就此而论，则也可以认为作者确乎在登高，只不过其所登之高处是虚拟的、想象中的罢了。

②“梦断”不能解作“梦醒”者，如陆游《双头莲》：“梦断故国山川”，叶梦得《贺新郎》：“江南梦断横江渚”等。

③文研所《唐宋词选》是主闺怨说的，因讲不通末两句，也只得说：“结尾两句，在情绪和声调上显得非常悲壮，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离情别绪的描绘，而成为怀古伤时的抒发。它使人联想到，汉唐盛世已成往事，只剩下残照中的陵阙供后人凭吊。”类似提法，《唐宋诗词探胜》等书中亦有。

④引自游国恩等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二册第224页，1982年4月北京10次印刷本。

处。因此，在批判这两种唯心主义哲学根本立场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从这两种哲学史观中吸取好的，有价值的东西，借鉴两者的长处，分析批判两者的失足之处，以此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推进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和思维水平的提高。这就是比较两种哲学史观所得到的结论，也是我们对它们应该抱有的正确态度。